

15261 212

帝

範

唐太宗
撰

中
華
書
局

提要

^臣等謹按帝範十二篇。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撰。以賜太子。新舊唐書皆云四卷。晁公武讀書志僅載六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亦題曰一卷。元吳萊謂征雲南變夷時始得完書。攷其事在泰定二年。蓋此書宋佚其半。元乃復完也。唐書藝文志載有賈行注。而舊唐書敬宗本紀稱寶歷二年祕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是書以進。特賜錦綵百匹。是唐時已有二注。今本注無姓名。觀其體裁似唐人注經之式。而其中時稱楊萬里。呂祖謙之言。疑元人因舊注而補之。其援引頗詳洽。而詞不免於煩贅。^臣等謹爲參攷其誤。附列注文之下。仍依舊史釐爲四卷。以復其舊云。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編修 ^臣紀昀

郎中 ^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 ^臣林澍蕃

帝範序

唐 太宗文皇帝撰

序曰

序次也。又述也。曰者發語之辭。

朕聞大德曰生。

易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言天地之盛德在乎生物也。

大寶曰位。

易繫辭曰：聖人有大寶曰位。言聖人大可寶貴者在於位耳。寶是重貴之物。貴爲天子。莫以加矣。故

稱大寶也。

辨其上下。樹之君臣。

曲禮曰：君臣上下非禮不定。辨別也。樹立也。

所以撫育黎元。

封禪文曰：受厚福以養黎元。撫慰勉安之也。黎衆也。虞文。帝昭曰：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

鈞

陶庶類。

董仲舒賢良策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鄒陽曰：獨化陶鈞之上。師古曰：陶家謂轉者爲鈞。蓋取周迴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也。

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

梁武帝立

太子詔曰：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克能也。允信也。

皇天眷命。

尚書大禹謨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皇大也。毛詩傳曰：尊而稱之。則稱皇天。眷顧念也。謂天命歸之也。

按注章而稱之。稱當作君。

曆數在躬。

論語堯曰：吾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天道也。言天道在汝身也。

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

可爲也。爲者敗之。章昭曰：神器天子履符服御之物。亦帝位也。此言握靈圖臨神器者。必有明哲武文之姿。天命曆數之應。

是以翠螭荐唐堯之德。

龍魚河圖曰：堯時與羣賢到翠螭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

帝

範

原序

畢德選水中。
○城居爲切。

元圭錫夏禹之功。

尙書禹貢曰：禹錫元圭，告厥成功。疏曰：水之功益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元色之圭，告其始成天之功，以元爲天之色，天謂之元，故以元色圭以彰顯之也。

丹字呈祥。

周開八百之祚。

中候感應云：文王受命，有赤雀鳴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八百者，尙書運期授引河圖曰：蒼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後終八百餘年，開興也。○按中候云：入豐

壽止于昌戶，乃拜稽首受最。

素靈表瑞，漢啓重世之基。

高帝紀曰：高祖被酒，夜行徑澤中，令一人前行，前者還報曰：有大蛇當道，徑願避，高祖

輒夜哭，人間輒何哭，輒曰：人殺吾子，人曰：輒子何爲見殺？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乃以輒爲不誠，欲苦之，輒因忽不見。今云素靈，即白帝子也。重世者，謂前後兩漢二十四帝共四百年天下也。

由此觀之，帝王之

業，非可以力爭者矣。

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以此詳之，自堯禹周漢以來，興業之君，皆有符命，豈許以智力爭奪而得者乎？

昔隋季版蕩。

版，毛詩作

板。凡伯刺厲王詩篇名也。反也。反先王之道也。蕩者，召穆公刺厲王詩篇名也。蕩者，言蕩蕩然法度廢壞也。厲王無道，壞滅法度，言蕩蕩然廢壞。今云板蕩，是合二詩之篇名目之也。以隋文創業，繼至煬帝，荒淫暴虐，又過于厲王者矣。故亦曰板蕩耳。

海內分

崩。論語曰：分崩離析，又華譚策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言四海之內分裂崩壞。

先皇以神武之姿。

謂高祖也。高祖諱淵，周上柱國李虎之孫，唐公李昞之子也。襲封唐公，始爲太原留守，後受隋禪，改元武德，廟號高祖。言高祖有神明武

略之雄姿。

當經綸之會。

易屯卦大象曰：君子以經綸。解絲枲者，綸之經之。君子經綸以解屯難也。凡事有未決，反復思念，亦經綸之象。蓋謂天造草昧之時也。會猶際也。

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握

天樞。

斬靈蛇者，是借漢祖之事以喻禎祥也。按唐諸志：高祖未嘗有斬蛇之事。啓金鏡者，金鏡喻光明之道也。考靈曜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注云：金鏡喻明。高祖當煬帝之賊虐暴陵天下，昏暗至甚也。高祖挽天河，洗甲兵，宇宙妖氛一滌而淨，豈非開光明之

派天潢、演、天河也。謂乘椒慶。登暉璇極。梁簡文帝謝爲皇太子表曰：臣以毓慶雲霄，憑暉璇極，璇極謂寶位。祥、高遠之派流。○漢晉黃。也。登、升也。暉、顯也。○按上二句，文苑英華作既承祐天潢，澄清璇極。獎重光之永業。繼

大寶之隆基。

易離卦大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鄭康成曰：作，起也。明明相繼而起，大人重光之象。堯舜禹湯文武之盛也。又崔豹古今注曰：明帝時爲太子，樂府辭云：日重光，月重輪，山重暉，海重潤。重光是太子之事也。已上皆太宗自

叙本末，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方始正儲宮，繼登寶位。○按大寶文苑英華作寶籙，注山當作星。戰戰兢兢，若臨深而御朽。詩小雅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書五子之歌曰：懷乎

常恐懼戒愼，如臨淵取朽耳。太宗可謂居安慮危，善守成者也。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終。言我一日戒謹，加如一日，惟恐不得盡善始終之美也。汝以幼年，偏鍾慈愛。汝，爾也。鍾，素

少年獨鍾於父母之慈愛。義方多闕。左傳曰：教之以義方，義，宜也。裁。庭訓有乖。論語：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禮，此庭訓之道也。乖，違也。言於此庭訓之多

有闕。擢自維城之居。詩云：懷德惟甯，宗子維城。維城，藩障也。蓋太子始封於晉也。屬以少陽之任。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箋曰：正少陽之位，主承統之責，少

年，遙領并州都督。十七年，太子承乾廢而魏王泰次當立，亦以罪黜。乃立治爲皇太子，故曰擢自維城之居，屬以少陽之任也。任，位也。未辨君臣之禮節。左傳曰：君臣有禮。禮記曰：禮不喻節。不知稼穡之艱難。

尙書無逸曰：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種曰稼，斂曰穡。朕每思此爲憂，未嘗不廢寢忘食。太宗嘗我嘗以此爲憂。懼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自軒昊已

降，迄至周隋。軒昊者，三皇五帝也。其詳注見於納諫篇。此言上自三五，下至于今，以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焉。荀悅漢紀序曰：昔在上聖。

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經緯開創者也。纂承守成者也。縱曰經。橫曰緯。又南北爲經。東西爲緯。皆於中興亡治亂之道。煥然明白可見者。○按注引荀悅語。乃漢紀高帝紀序。非漢紀序文。其要言。以爲近誠云耳。言我。是以開明前古君臣興亡治亂之實跡。廣觀經史傳籍。探酌其要領。可法之格旨。以爲切近之鑒戒者矣。○按覽文苑英華作探。

所以披鏡前蹤。博覽史籍。聚

帝範卷一

唐 太宗文皇帝撰

帝者、天之一名。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于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又曰。祭道者帝。又三皇五帝三王。或曰。帝既天之一名。而以三皇居先。是優於帝。而過於天耶。曰。三皇不能過天。但優於帝矣。何以爲優。以遂同天之名。以爲優劣耳。何則。以五帝有爲而同天。三皇無爲而同天。以有爲無爲。故知三皇優也。或曰。三王抑劣於帝乎。曰。三王雖實聖人。但內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遂迹爲名。故謂之爲王也。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爲一也。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總三而論之。以帝得其中正矣。皇者。天也。美也。王者。大也。天地人以一貫三。爲王。天下所法也。○王按左氏傳。並晉千況反。○範法也。言可以爲帝王之法式。故名之帝範。以漢孔安國尙書序曰。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示人主以軌範也。其義同。

君體第一

君、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所歸心。又荀卿曰。君者、儀也。民者、影也。儀正則影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體者、治體也。君之所治。體勢規模。第者、次第也。一者、數之始也。萬物得一以生。老子曰。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故君體爲第一也。○按荀子無民者影也。民者水也。二語又君者源也。作君者人之源也。

夫晉扶語

人者國之先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故大學曰：有人此有土，所以人者國之先也。先者前也。凡在前者謂之先。

國者君之本

國者，城也。域者，居也。人民所聚居，欲爲君者，能以德和民，民人樂爲之用，乃可以爲國。苟不以德，和民，人民離散而不附，雖欲爲君，得乎？故聖人云：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所以國者，君之本也。

人主

領也。主

之體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

東漢仲長統傳曰：德重如山嶽，山者謂四鎮山之重大者也。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嶽謂五嶽，泰華衡崑恆也。詳見前序注。言人君之體當如山嶽。

之尊崇巍然鎮靜故云不動

如日月焉。貞明而普照。

易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言若日月正一自然之明，晝夜更迭不息，於至高至極之上，普照獨在下之萬物，自然貞一無私向者。唯日月爲人君照臨萬方之衆務，故取法日月。

貞明之象耳。貞正也。

兆庶之所瞻仰。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庶衆也。凡人君有動作，兆億庶衆咸瞻仰以爲則而行之也。

天下之所歸往。

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四海之內曰天下。孟子曰：伯夷辟村，居北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村，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二者歸往之明效焉。故太宗曉之。

寬大其志。足以

兼包。志心之所之也。人君之志當寬裕廣大。與天地同德，包括其區宇，涵容庶物。

平正其心。足以制斷。

大學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

正。此言人君心不正，則是非不明，心若不正，則是非明矣。以此制斷事事物物，自得其宜矣。

非威德無以致遠。

班固典引曰：威靈行於鬼區，注云：鬼區，遠方也。威德者，非窮兵黷武，慘酷之暴，乃應天順民，以征不義，故能令行禁止，天下畏服無

遠而不

非慈厚無以懷人。

孔子曰慈可以服衆。又書曰安人則惠。黎民懷之。慈惠愛也。懷安保也。謂王者撫綏兆民。若非慈愛廣厚。則成小惠。故云非慈厚無以懷民。

撫九族以仁。

虞書克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

族。歐陽夏侯氏謂九族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又唐孔氏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皆爲同姓。二說不同。故並存之。太宗言此九族之親。長者安之。少者懷之。愛之勿可驕慢。驕慢則離而相怨矣。自天子至于庶人。惟九族不可不撫愛。詩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濱。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修莫我顧。此刺平王失禮于親戚也。可不誠哉。

接大臣以禮。

論語曰君使臣以禮。中庸曰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又曰敬大臣則不貶。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奉先思孝。

尙書太甲曰奉先思孝。以念祖德爲孝。先祖也。中庸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奉父

處位思恭。

太甲篇曰接下思恭。以不驕慢爲恭。下臣下也。○處上聲。

傾己勤勞。以行德義。

傾猶抑也。己我也。卽虛己之義。不我以爲尊。不我以爲貴。不我以爲才。不我以爲智。當以孜孜不倦於德義耳。勤孜

孜也。勞事功曰勞。德者得也。得之於道之謂德。義事之宜也。裁制事物合宜之謂義。

此乃君之體也。

言若能行此。是乃爲君之大體矣。

建親第二

左傳曰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親骨肉也。言有天下者。宜樹立藩鎮。骨肉分置之於內外。以相與維持。庶無孤削單弱之患。夫水之無本。縱築而亦涸。木之無根。縱澆而亦焦。大厦將興。衆材而後可成。千間之廣大。鷹將義藉短羽而後可揭萬里之遠。人君欲爲國享萬世無疆之休者。豈可獨立任其智力者乎。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固宜建親。建親之道。不特骨肉之謂也。至如賢德忠純。明哲通才之君子。建而親之。孰曰不可。

夫六合曠道。

六合謂天地四方之對曠遠也。道猶路也。言天地四方是曠遠至廣至大之道耳。

大寶重任。

天子大寶。是至極重之位也。重極也。

曠道不可偏制。故與人共理之。

重任不可獨居。故與人共守之。

五等諸侯論曰。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治之不能久。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故與人共守之。所以項羽自任而亡。沛公任人而興也。太宗雍容慶享。貞觀之至治。用是理矣。

是以封建親戚。以爲藩衛。

傳曰。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安危同力。

盛衰一心。

書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言同心同德立功。則能長世安民也。

遠近相待。親疎兩用。

郭伋諫光武曰。無專用南陽人。

并兼路塞。逆節不生。

六代論曰。并兼路塞。逆節不生。

并兼謂交相侵劫。逆節謂不尊王命也。如是所以尙其分封。裂建親戚。以爲藩籬。衛尉之其盛也。一其心而養之。其衰也。一其心而救之。如此遠近各能維固。更加親疎兼任。縱然有并兼之門路。亦可閉之而不能開矣。縱然有悖逆之隙節。亦可以沮遏而不得長矣。○按注所以尙其至衛。昔周之興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武王既定天下。封武王弟振鐸于曹。封太師呂望于齊。餘皆有封。內有晉鄭之輔。晉始以唐名。成

於此。其地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改之。故號晉。鄭始以宣王母弟桓公友封於鄭。輔助也。

外有魯衛之虞。

衛者。周公既誅管蔡。封其弟康叔。號孟侯。魯者。周公子伯禽封於魯。虞防也。

故卜祚靈長。歷年數百。

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故曰卜祚靈長也。此謂周之所以興者。爲封建親戚也。

秦之季也。

季猶末也。

棄淳于之策。

秦紀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

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承相謬其說。繼其辭。

納李斯之

丞相李斯破議淳子策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讎如仇讐。諸侯更相謀。誅伐。周天子弗能禁。始皇竟從其議。○按李斯議乃駁丞相相綰等。非爲淳子越言。破字亦疑誤。不親其親。獨智其智。中庸曰。愚而好自用。

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幾及其身者也。又列子曰。治國之難。在于知賢而不在自賢。書曰。自用則小。是也。顛覆莫恃。二世而亡。始皇至胡亥。逮二世耳。順頹也。覆敗也。此謂

斯豈非枝葉不疎。則根柢難拔。晉紀總論曰。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夫根本鞏固。枝葉榮茂。不疎者榮茂也。股肱既殞。則

心腹無依者哉。書曰。元首明說。股肱良說。庶事康哉。元首叢謬說。股肱情說。萬事墮哉。君者元體也。臣者股肱也。君之有臣。譬人之

心腹無依。殞傷也。○墮。許規反。漢初定關中。謂漢高帝。誠亡秦之失策。秦以孤立而亡。故云失策。廣封懿親。高祖初定天下。因秦之失。大封懿親。以帝從父兄

仲爲代王。同父少弟劉交爲楚王。凡同姓爲王者九國。過於古制。周封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公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

郡連州。漢紀自雁門大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甌以東。渤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

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已。左傳曰。雙子配適。大都偶國。亂之本也。

又坊記曰。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況以如此過制。甯有不亂乎。○適音嫡。○按注。漢紀當作

末大則危。尾大難掉。左傳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謂諸侯地廣而強。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尾大身小難掉。且

切。
六王懷叛逆之志。

六王謂楚王戊、趙王遷、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共謀反。

七國受鈇鉞之誅。

七國謂吳、楚、趙、濟南、淄川、膠東、膠西也。

此皆地廣兵彊，積

勢之所致也。

高祖封以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三十城，餘各有等差，是地廣也。

魏武創業。

魏武曹操也。操本譚人，獻帝時封魏王。其子丕受漢禪，是爲文帝，創初也。

暗於遠圖。

魏武只知漢過，不知秦失漢封，雖過至四

百年始失天下，殊不知秦二世而亡，故云暗於遠圖也。

子弟無封戶之人，宗室無立錐之地。

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魏時子弟宗室，但封之一位，不與其土，擁虛名而已。

外無維

城以自固，內無磐石以爲基。

在外無藩維之城，以爲固保，內無大磐石之石，以爲基址。磐者，大也。又柱下之石也。謂柱下既無磐石，以爲基址，承載棟梁，則必易爲顛陷。屋有磐石，猶有懿親賢臣也。屋有磐石，則固。君有賢臣，則安。故

荀子曰：國安于磐石。又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大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按磐石通

遂乃大器保於他人，社稷亡於異姓。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大

器謂君之權位，言魏不自保其權位，大阿倒持，削弱滋甚，竟以天下付於他人，終於異姓奪之耳。異姓謂司馬氏。魏禪位與司馬氏，是爲晉。

語曰：古人之

流盡其源竭，條落則根枯，此之謂也。

六代

論曰：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枯。夫水無活源，則其流易盡。故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潤也可立而待。流盡源竭，謂水無本也。○按文選本枯作本孤。

夫封之太彊，則爲噬臍之患。

左傳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聃甥、葵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滅之。噬臍言若自噬腹，喻喻言若自噬腹。致之太弱，則無固本之基。弱則不能固，固則根基。由此而言，莫若衆建宗親而少力。賈誼說文帝曰：諸侯強盛，長風起，夫欲天下之治安，莫

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使輕重相鎮，輕重謂大小之國也。憂樂是同。六代論曰：其其樂者人必憂其憂，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則上無猜忌

之心，下無侵冤之慮，此封建之鑒也。無過不及之謂中，不偏不倚之謂正。太強則張，太弱則弛。若隨時處宜，得其中正而居之，其神自塞，萌芽不生，奸邪禍亂從何而出哉？自是在上者絕縱猜疑忌之意矣。既縱猜

疑忌絕矣，則爭端怨由不起，而疾害不生矣。則上下和合，而侵陵冤枉之機除矣。如此方爲封建之昭鑒也。斯二者，謂損其太強，益其太弱，執其中道，乃是安治國家之基本。君德之宏，唯資博

達。董仲舒賢良策曰：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衆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此爲安德之資也。設分懸教，以術化人。術，法也。法可以治民，故設明分，懸示教令，使民不敢犯也。設張也，分名分也。

懸示也，教令也。○分，扶間反。應務適時，以道制物。道，理也。理可以御物，故應決事務，適當時宜，使物得其所也。務，事物也。適當也。術以神隱爲妙。術者，不易之法，兆民之所遵也。故當神隱，使民莫測，則爲妙矣。若非

神隱，民或竊玩其法，亂矣。道以光大爲功。道者乃無窮之理，萬物之所由也。故當光大，使物不遺，則爲功矣。若非光大，物或失照，其理隔矣。括蒼旻以體心，則人仰之而不測。記曰：天子者與

天地參，故德配天地，衆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蒼旻，天也。言人君當總括其天以質我之心，則人仰望之而不得以窺測，謂無物我之界，以至大至公也。包厚地以爲量，則人循之而無端。坤爲地，爲

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易坤卦大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言人君度量當如廣厚之地，無所不容，則人循依之而不得其端涯也。謂無憎愛之限，至寬至貞也。蕩蕩難名，宜其宏遠。詩曰：大哉蕩之爲君，也蕩蕩乎唯天爲大。

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人君既放勳，流美於前。放勳，帝堯名。又放效也。勳，功也。詩曰：放勳，飲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言堯聖德又能親睦九族流布美善之道在于前爾可則之○放上聲

克諸烝乂重華垂譽於後

重華帝舜名克龍也和也烝進也乂善也書曰重華協于帝華謂文德言其光又重華合于

帝堯謂俱聖明也又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言帝舜有繼母頑父微弟能和諧以孝使進之于善自不至于奸惡也此克諧烝乂帝舜垂美譽在于後爾可法之

無以奸破義無以疎間親

左傳曰遠間親謂破義所謂六逆也

間謂居其間使破疎遠也破謂破散淫謂邪淫○間去聲

察之以德則邦家俱泰骨肉無虞良爲美矣

凡事事物物審察必合于道德庶幾邦家盡得泰安并近親之間亦可保無疎虞如此則實爲大善

矣美善也

求賢第三

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以任賢爲常三曰士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故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是以知聖人之言不徒發也苟賢人在野小人在朝縱欲以仁偏愛人亦狹矣惟急親賢而牧之天下俱得其所以用賢人則邦家泰用小人則邦家否其泰否之一吉一凶在易焉泰之象辭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泰之時天地交萬物通天地之極治也上下交其志同天下之極治也極治之功幽至於天地明至於人物無不泰而通焉孰爲此者聖人也聖人何道臻此一言以蔽之曰進君子退小人而已消之長之在彼內之外之在此又初九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夫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歸堯舉一舜乃得十六舜舜舉一禹乃得九禹所謂彙征吉者此也至否之象辭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楊誠齋曰易中極亂之辭未有

痛於否之象者匪人。一用何遽至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乎。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爲墟。天下無邦則舉國家而爲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蓋秦亡于李斯上書之日。漢替于張禹談經之時。咸陽之燬。地皇之塗炭。何必見而後悟哉。此說深得旨矣。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無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無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爲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無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處于外小人來處于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六二六三。包承包羞。小人柔詔之資。不中不正。並包羣小而爲宗。相援相引。誑謀邪慮。何所不至也。如林甫。仙客。許史。石顯。鄭明。五鹿。極小人之情狀。以覆國危君。此小人之烈酷。更有何加焉。嗚呼。聖君觀此否泰安危之道。可不慎歟。可不誠歟。是不可不求賢也。能求賢則必得君子。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統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不統。上無君師下無父母。夫是之謂至亂。如用及君子必至泰矣。

夫國之匡輔。必待忠良。

書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匡正也。輔。弼也。不欺之謂忠。爲善之謂良。夫國之匡輔。上佐一人。中總百官。下撫兆民。其任重矣。若非忠良。欲臻至化。未之有也。

任使得人。天下自治。

昔魯哀公問政。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此之謂也。得人則治。失人則亂。

故堯命四岳。

堯典。帝曰。咨四岳。四岳官位如三公。堯時舜爲之。舜時禹爲之。

舜舉八元。

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五教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常之教。八元。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

以成恭己之隆。

論語。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此謂舜舉八元而任之。故能成其恭己之隆也。

用贊欽明之道。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此謂堯命四岳而任之。故能贊其欽明之道。

士之居世。賢之立身。

漢志曰。學以居位曰士。士者事。

也。通合古今事務曰士。春秋繁露曰。人之濟者爲賢。

莫不戡翼隱鱗。待風雲之會。

任昉勸梁王令曰。在昔晦明。隱鱗戡翼。博通羣籍。而讀幽乎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又班固賓戲曰。卒不能據首尾奮翼。振振。

拔涉險，跨騰風雲。又云：稱風雲之會，賢士未遇，藏器待時。亦猶鱗翼以待風雲也。○按注：顯風雲之會，文選作風塵。

懷奇蘊異，思會遇之秋。

漢梅福上書曰：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今謂奇蘊異必待有所求者，故思會遇。

也。所以思會遇者，非汲汲於自銜也，禮記曰：麋而翹之，又不急爲也，其是之謂與。

是明君旁求俊乂。

書曰：旁招俊乂。又曰：旁求俊彥。管阮仲曰：求旁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北史蘇綽傳曰：萬人之秀，謂之後。博訪英

賢，搜揚側陋。

魏曰：明揚側陋。又漢元帝詔曰：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北史蘇綽傳曰：千人之秀曰英，側陋者，隱僻鄙陋之處。夫俊賢之處，世也。懷寶周玉，不肯自售於時，是以旁求博訪者，惟明君爲能耳。

不以卑而不用，不

以辱而不尊。

卑，下也。辱，汙也。自三代以來，明君聖主，求訪賢俊，惟在野無遺賢，共成無爲之化，何嘗擢其貴賤哉。古今用卑辱之事，下文自明。

昔伊尹，有莘之媵臣。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又呂氏春秋曰：伊尹

有仇氏女，採得嬰兒，于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故耕有莘之野，後爲有莘氏媵臣。有莘氏列女傳云：湯妃有莘氏之女也。

呂望，渭濱之賤老。

呂望，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也。案史記：太公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

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或爲庶人，尙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夢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

曰：向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伊尹，呂望，卑賤者也。○按注：支庶子，下脫孫字。

夷吾困於縲紲。

魯仲連曰：管仲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案史記：管仲字夷

吾，穎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陵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縲紲，獄中黑索也。

韓信繫於逃亡。漢書：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

推擇爲吏，而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逋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及項梁度淮，乃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沒，則又屬項羽爲郎中，信數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縛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